



L'AMERICANO

# 那不勒斯的萤火

意) 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武苏 译

被誉为欧美文坛近十年来的“灯塔”巨作

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

每个人的孤独背后，都印着另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世界上能成长为优秀的人类的，一定是那些曾经迷失过的人，  
而非那些在人生中从未迷失过的人。



L'AMERICANO

# 那不勒斯的萤火

[意] 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武苏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那不勒斯的萤火 / (意) 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武苏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00-2751-0

I. ①那… II. ①马… ②武…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6540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015

L'Americano by MASSIMILIANO VIRGILIO

Copyright © 2017 Rizzoli Libri S.p.A. / Rizzoli, Mila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那不勒斯的萤火 NABULESI DE YINGHUO

(意) 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 著 武苏 译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 王云婷  
特约编辑 王云婷  
封面设计 林丽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751-0  
定价 4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1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朋友们，以及他们永恒的青春。



没有任何国界能够抹去你的根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CONTENTS

目 录

序 幕	/ 001
第一部分 <b>喊叫大厅</b> 1984—1991	/ 003
第二部分 <b>风是自由的</b> 1992—1995	/ 065
第三部分 <b>囚 徒</b> 2001—2010	/ 119
第四部分 <b>我的名字叫爱德华多</b>	/ 165
第五部分 <b>囚 徒</b> 2010—2014	/ 205
第六部分 <b>最后的朋友</b> 2014—……	/ 257
尾 声	/ 280

## 序幕

黑暗中，他拖着一具尸体走在河边，泥泞的石头小路荆棘丛生，血腥味像倒涌出瓶子的墨水般弥漫着。

如果把尸体扛在肩上，会更吃力，还会弄脏胳膊和脸。一次咬牙发力之后，他登上了一个小山丘，用手挽住尸体的脖子，慢慢地把它靠放在地上，像把婴儿放入摇篮中。

他四处张望，心跳剧烈。河水如同黑色的线条在移动着。

他握住铁锹，开始挖坑，手上的老茧很疼。每铲一次，土壤就越发潮湿松软，清新的泥土气息飘散出来。

他把尸体放进坑里，再小心翼翼地填平，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他洗了手。向他讲述，你要活下去，向他讲述。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在那一瞬间，他蓝色的双眼粉碎了笼罩山谷的黑暗，像是一道闪电穿透了他的身体，像是一股能量从远方传来并传向更远的地方。他感到了快乐。

终于，轮到他完成了这个魔法：用埋葬去照亮剩下的世界。





第一部分

1984—1991  
**喊叫大厅**

童年是一个从未被遵守的诺言。

——肯·希尔<sup>①</sup>

---

① 肯·希尔 (1937—1995)：英国剧作家，戏剧导演。

美国小鬼，美国仔。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这样叫他。对所有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整日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小痞孩<sup>①</sup>。八岁的时候，他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而我们其他人，都至少有人陪伴，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开着一辆脏兮兮充满脚臭味的小校车、每天重复测量着学生家和学校之间距离的唐·米米大叔。

有时候，我隐约看见他走在人行道上，低着头，单肩背着书包。那种我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我心生嫉妒。每一个孩子都会被父母用可怕的口吻警告，街上有很多强盗、毒贩、强奸犯在暗中伺机伤害孩子，但利奥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他在的地方，周围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变得古怪，老师们会假装忽略他，他在教室里的時候大家会异常安静。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会聚集在庭园里，那是一个小广场，水泥地面，四周长满了大叶植

<sup>①</sup> 小痞孩：scugnizzo，那不勒斯方言常用词。

物，我们三五成群地玩耍，像是凝固在时间里与世隔绝。然而当利奥靠近的时候，等着荡秋千的队伍会沉寂下来，默默地给利奥让出位置。

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为什么。

大约十年前，在被那不勒斯银行雇用了之后，我父亲搬去了巴里<sup>①</sup>。不过那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所有被雇用的新人都要去远离银行总部的基层服务至少两年。一般来说，那不勒斯本地人在被雇用后会成为罗马或者巴里分行的文书，这是银行行业里最底层的职位。二十四个月之后才能申请回调，接着便是一段让人筋疲力尽的漫长等待，再加上信念上的坚持，最终才可能回家。对于我父亲，是整整十年的时光。

就这样，一九八四年夏末，我的父亲爱德华多回到了我们在斯帕拉诺街的家中，邀请我们坐上那辆菲亚特 127，那是他两年前分期付款买下的。在就要上车的那一刹那，我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我们要去哪儿？”

“我们回家，”我母亲低声回答，“回那不勒斯。”

“这里难道不是我们的家吗？”

“不。”我父亲插话进来，“这里是炼狱。”

我们进入高速公路向西开，没过多久，一种莫名的悲伤涌上我的心头，仿佛置身于西部片的场景中。我想哭。我才六岁，却要面对这种荒诞，我要移民到我所出生却没有生活过的那个城市。

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旅途中，爱德华多不停地旋转着收音机按钮，大吹特吹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这次工作回迁也意味着

---

<sup>①</sup> 巴里：位于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他的工资会上涨。“明天我要买一辆阿尔法苏德，先把首付交了，我想要一辆米色的。我受够了现在这辆烂车，每一次超车都需要上帝之手的帮忙……你觉得呢，娜娜？”

我母亲正在观察着窗外的风景，心不在焉地附和他两句。他将要买的每一样东西，她都会假装支持，并要求同样的待遇。爱德华多的一辆阿尔法苏德意味着她会得到她梦寐以求的斯卡沃利尼家具。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上的，不需要任何言语。

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那不勒斯。我是后来才明白，这座城市，对于每一个像爱德华多这样不计一切代价想要回来的人，相应地会有一千个人想要尽快从这里逃离。我父母亲常说这里就像是黄金国埃尔多拉多，我的第一印象却恰恰相反。这里到处充斥着汽油和塑料燃烧的恶臭，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系统，昏暗的街道上到处是在阴影中移动着的令人不安的存在。

我们钻入市中心的街道，来到火车站附近，爱德华多的脸色渐渐好转，接着我们的车从卡波迪蒙特山上一路下坡，最后停在一栋住宅楼前。我数了数，十层高，像一艘偏航的巡洋舰。菲亚特 127 的车门被猛地推开，我父母亲喘着粗气钻了出来。

刚下车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小男孩，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正踢着足球。让人觉得诡异的，不仅仅是他在晚上这个时间点在街上踢足球以及身上鲜红色的球衣和脚上带钉的球鞋，而是他每次起脚都能精确地击中住宅楼大门上的玻璃窗。他浑身散发着斗犬般的凶狠气息，那时我还无法预知他将会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哎！”我父亲大声地冲他喊道，“你会打碎那玻璃！”语气粗暴。

母亲一脸失望——我们还没有搬入新家父亲便开始得罪邻居。

小男孩用手抱起球，转身面向爱德华多，露出挑衅的姿态。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黑色寸头，那双蓝色的眼睛让我想起波利尼亚诺的大海。“你为什么不滚开，去其他地方搞破坏呢？”爱德华多继续冲他大喊。

这时，小痞孩毫不犹豫地从小裤子里掏出一把弹簧刀，猛地刺进球里，再把球向爱德华多扔过来，满脸轻蔑的神情。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他站在那儿狠狠地盯着我们，目光里充满了威胁。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有人敢挑战爱德华多的权威。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忽然一闪，消失在住宅楼大门：他登上大理石阶梯时发出踢踏舞一样的声音，而我们停留在原地无言以对。

他消失得如此之快，在霓虹灯的冷光下，我只能隐约看到像一束蓝光闪过的那双蓝眼睛。

那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我是在学校走廊里遇到他的，我会低下头回避他。如果那个球是向我飞来的，我不会想要把球再还给他。但那个小痞孩跟我父亲作对，带着一把弹簧刀在街上闲逛，既不像社会混混也不像真的犯罪分子，大概算是两者之间，然后，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的家庭是“那些家庭”中的一个。

他母亲叫埃丝特，是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准修女，为了结婚她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誓言。那场婚礼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她的父母也曾是如此。在她就要出发前往意大利的时候，她母亲对她低语道：“不要担心，你不会因为嫁为人妻就停止你对十字架的拥抱。”而埃丝特为了不让她母亲失望，两次拥抱了十字架，私下一次献给了

耶稣，又公开一次为了丈夫。丈夫的名字叫文森佐，一个性格狂妄的那不勒斯人，专门来到这片新大陆迎娶她。“跟着我回意大利吧，我们结婚。我向你保证你父亲的余生都不用再铲粪了。”

有些男人擅长用简洁有力的话语征服女人的心，像上帝之子那样让人信服，就这样，一个关于新生活的诺言打动了埃丝特，她相信这种新生活对她和她的家庭都有好处。唯一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需要跨越八千海里的距离才能拥有它。

文森佐有着一头金发、一双蓝色的眼睛、干净的少年脸庞。别人会叫他“捡纸箱的人”，这个外号源于他父亲利奥纳多，因为他父亲经常在夜里到大街上收集废纸箱，装进小三轮车，再运到拉齐奥南部的造纸厂卖出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森佐放弃了没有什么前途的拳击手职业，转而去效力于一个刚刚得势的外号叫石头脸的年轻大佬。石头脸下令禁止了街上的海洛因和嫖娼生意，这个决定为与其他势力更好地合作扫清了障碍。

石头脸曾和唐·拉法埃莱·库托洛打过赌，并且赢了。因此和最有势力的家族结了盟，现在则经营着半个城市的地下赌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避开他自己生活的街区，而这为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所有人的沉默。要真正做生意就一定要远离自己出生的地方，这是他的座右铭。

正是因为这一点，文森佐非常看好石头脸，并决定为他效力，尽管这样一来他自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做大佬，但他并不在乎。如果说他最不缺某一样天赋，那便是他的谦逊态度。一开始他只是个打手，

接着被提拔为收钱人，再到石头脸的贴身跟班，直到某一天联盟派他带着一个谈判团去美国，和布鲁克林的卡莫拉<sup>①</sup>谈几笔买卖。

石头脸感兴趣的几处房地产都在康涅狄格州，那正是埃丝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的家庭三十年前从意大利移民到美洲大陆，一直靠铲粪谋生。先是在阿根廷的牧场，然后是墨西哥，最终在哈特福德郊区的一个大型农场安定了下来。

文森佐和埃丝特是偶然相遇的。有一天文森佐在几个老乡的陪伴下来到康涅狄格历史博物馆，参观塞缪尔·柯尔特上校的武器收藏展，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关于武器，即使是最愚蠢的美国人恐怕也要比他在行得多。

晚些时候，他坐在咖啡馆里，和他的客人们讨论着要去武器商店逛一逛，这时他留意到吧台后面有个女孩在听他们聊天。她有着深色的皮肤和头发，黑橄榄似的双眼，仿佛一把口径四十五毫米的手枪将你刺穿。

“你是意大利人吧？”他问道。

“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纽黑文<sup>②</sup>人，”她答道，“我父母是意大利人。”

“你太美了，不可能是美国人。”

“我可不是那种金发女郎，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你想要一块核桃蛋糕吗？”

“如果你告诉我谁是这里的老板，我会为了你买下这整家甜品店。”

① 卡莫拉：在坎帕尼亚大区及其首府那不勒斯兴起的黑社会组织，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

② 纽黑文：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第二大城市。

埃丝特和她的家人回意大利的旅费全部由石头脸承担，算是他给自己手下的结婚礼。接下来几年，这个美国女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利奥纳多和皮奴西娅——女孩的名字取自外婆，男孩的名字则跟了爷爷，那个捡纸箱的老人。

即使是在一个小孩最可爱的那个年龄，利奥就已经表现出成为小痞孩的潜质了。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每天在街上游荡，虚度着光阴，像是在证明我父母亲的错误或者谎言——街上的生活不会吞噬任何人。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新的生活，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而我父亲则立刻重拾了旧日的生活节奏。他时刻炫耀着自己再次回家的喜悦，完全不像是刚刚在炼狱里待了十年的人。他过去有一次曾试图放弃过回家的念头，但他没能做到。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巴里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里我父亲开车飞驰回那不勒斯，赶到娜娜准备生产的医院，在接连不断的痛苦喊叫中，我母亲凭直觉喊出了我的星座：“马尔切罗是双鱼座！上升星座是双子！”另外一件则是一封迟到的电报信，银行总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亲的回调申请。

那封信被压在巴里分行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抽屉里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能猜到信里的内容，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并去通知爱德华多，因为就在那几天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混乱。